唐

奏省罷姚州疏　張柬之蜀州刺史

姚州古哀牢之舊國本不與中國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稅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進貢歲時不缺及諸葛亮五月渡瀘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以增武備前代置郡其利頗深漢以得

利既多歷博南涉蘭滄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渡蘭滄為他人漢得其利人且怨歌今姚府置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諸葛且縱且擒之術恣情割剥積以為常扇動酋渠遂成嘯聚姚州本武陵主簿石子仁奏置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郎將劉惠參軍李稜並沒于蠻司馬成琛請於瀘南四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騷擾于今不息伏乞省罷姚州使隸嶲郡歲時朝覲同之蕃國

於瀘北四關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

元

諫伐西南夷疏　　陳天祥南臺御史中丞

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為利不取不足以為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蕃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亂反為亂衆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粮丁夫衆至二十餘萬

況當農時驅此愁苦之人往迴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比聞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為或諸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

爭一旦之勝負也為今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粮内安外固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苟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筭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讎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成若復舍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

平雲南碑

程文海 翰林學士

國家繼天立極日月所照罔有内外雲南秦漢郡縣也負險弗庭乃憲廟踐祚之二年歲在壬子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弟親王之重授鉞專征秋九月出師冬十二月濟河明年春歷鹽夏夏四月出蕭關駐六盤八月絶洮踰吐蕃分軍為三道禁殺掠焚廬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還十月過大渡河上率勁騎由中道先進十一月渡

瀘所過望風款附再使招之至其國遇害十二月
薄其都城城倚點蒼山西洱河為固國主段興智及
其柄臣高泰祥背城出戰大敗又使招之三返弗
聽下令攻之東西道兵亦至乃登點蒼臨視城中城中
宵潰興智奔鄯闡追及泰祥於姚州俘斬以狥分兵
略地所向皆下惟鄯闡未附明年春留大將兀良
合觧經略之上振旅而還未幾拔鄯闡得興智以
獻釋不殺進軍平烏蠻部落三十七攻交趾破其
都收特磨溪洞三十六金齒白夷緬中蠻國皆相

繼納款雲南平列為郡縣凡總府三十七散府八
州六十縣五十甸部寨六十一見戶百二十八萬
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隸諸道立行中書省於中慶
以統之大德八年平章政事也速荅兒建言所領
雲南地居徼外歷世不能臣先皇帝天戈一麾
無思不服令其民衣被聖明同於方夏幼長少老
怡怡熙熙皆自忠其往陋非神武不殺之恩不反
此惟點蒼之山嘗駐驛焉若紀聖功刻石其上使
臣民永永瞻仰於事為宜中書以聞制曰可以命

詞臣臣文海再拜稽首而言曰世祖皇帝之德大矣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而生生之意恒寓于雪霜風雨寒暑變化之中物之蒙之者薰然而温灑然而濯翕然而同靡然而順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故其功烈之崇基業之廣貫三靈而軼千古夫以大理之昏迷旅拒虐我使人若奮其武怒俾無遺育可也而招徠綏輯終釋其主弗誅烏虖微天地之德孰能與於斯乎今陛下建中和之政凡以繩祖武厚生民無所不用其極中外欽

承無遠弗屆是以藩方大臣於錢穀甲兵之外惓惓以光昭令德為請其知為政之本也已漢世宗從事西南夷天下為之騷動蜀民咨怨喻之諄諄鑿也蒞習再駕而後取之其視今也孰愈穆王周行寓縣必皆有車轍馬跡焉初非疆理天下也而世猶誦之至今其視跋履山川洒濯其民而納千禮義之域孰愈彼碧雞金馬與夫點蒼皆其山之望者也漢使祭之唐季盟之夫各有所畏焉耳今也鐫未始磨之崖紀無能名之績桓桓燁燁與世無

極豈惟足以震百夷榮千古其餘光所被山川鬼
神與嘉賴之嗚呼盛矣哉臣事先帝蚤受眷知今
復待罪禁林發楊蹈厲職也不敢以荒落辭謹再
拜稽首而系之以詩曰於皇惟元載地統天大噫小
噓曰寒以暄粤西南陬水駛山嵗風霆流形氣交
神州跂息蠕蠕勾萌鮮鮮谷飲巢居燕及跕鳶緊
誰之恩聖祖神孫武烈文謨湔祓生存旣有典常
被之服章我吏我民我工我商萬國一家孰為要
荒黠蒼蒼禹跡堯墻井鉞參旗終夜有光威不

違顏作善降祥嗟爾耄倪視此勿忘

賽平章德政碑　趙子元 僰人

嘗謂名者實之對實者本也名者末也蓋求名而
得名者名愈衰不求名而自名者實愈著大凡智
者所為貴於無迹雖欲不顯其名而名有不得而
泯者是皆實之著也榮祿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
省平章政事賽公本烏孫國師之後早遇太祖功
聞五朝政事舒徐德量寬大不求名而名自顯誠
得宰輔之體即其本而觀之其於實之功者可謂

至矣至元甲戌帝乃嘆曰雲南勝地極在遐荒自
朕親臨率兵歸附迄今役屬二十餘年撫恤之心
雖切於已而下民之志亦尚未安今欲得人以革
其弊公奉天子命鎮諸夷藩以納速剌丁月忽乃
為斷事官楊璉為左右司郎中塔木丁為員外郎
梁曾侯瑞為都事所司之土東接宋境西距蒲甘
北抵吐蕃南屆交趾地方千里者五總隷一百餘
州凡二十餘路皆公之所攝焉是歲七月抵大理
下車涖政風動神行詢父老諸生利國便民之要

中慶大理兩設提舉令王榮午趙子元充其職中
慶首建文廟歲祀於春秋二丁仍收置儒籍識者
度公之心皆謂學校之事似乎寛緩公臨事之始
而先之者何也殊不知國家政事典則紀綱法度
軍旅刑措之事未嘗不自文學而始今公先其所
當為而為之使南方之人舉知風化公可謂得實
之本矣繇是省徭役招散亡恤鰥寡興儒教備水
旱災禮接賢士削去冗官建屯田制楮幣設路食
以待勞民薄征稅以廣行旅饑寒者得以衣食流

散者得以撫綏凡興利除害之事知無不為與夫
建省堂築驛館導水治橋興市井皆候農隙悅以
使民民忘其勞凡結怨於已者公悉以恩待之忠
厚之風洋洋盈耳當時號為易治十二年冬羅槃
甸蠻自昔聲教之所不及者據險恃愚屢逆使命
公乃徂征傳於城下我師四圍其勢欲破謂諸將
曰力攻不如德降諸將曰蠻夷不可以仁義化乘
勢而攻殄無遺育必無後顧之憂公曰不然我聖
主好生惡殺之心臣下體而行之職也數日城果

下諸酋長各賫金馬幣帛以貢公命僚佐郎中楊
璉安諭以西餘城和泥諸部望風屈膝十三年秋
遣使賫檄招誘廣南溪洞是時儂士貴及左江李
惟屏右江岑從威等二千人各執土物納款公以
新降不受降者拜首再三僅受以領其意及歸濃
賞厚祿以旌其勤是歲廣中降者八十餘州籍四
十萬戶東招靖江南開廣道不勞一矢而安定十
四年春蒲甘遣大將釋多羅伯副以裨將五人士
卒象馬以萬數計剽掠金齒金齒飛書求救公命

萬戶忽都總管段信苴等釋圍而蒲兵始觧自後
蒲甘不敢犯風金齒得以安者皆公之良計也初
昆明也口塞水及城市大田廢棄正途壅底公命
大理等處巡行勸農使張立道付二千役而決之
三年有成噫嘻公今之治南詔亦猶昔之治西秦
也長安之人曾勒碑以記其德公之用心可謂至
矣經綸既緒凡有功於王事者公遣使聞奏朝廷
莫不稱旨擢阿魯與納速剌丁為雲南諸路宣慰
使都元帥楊璉為宣慰使副都元帥月忽歹忽你赤

阿合八失為招討使愛魯為宣撫使總管段信苴
等特加恩賜張立道為中慶總管各賜虎符金銀
符宣勑者二百餘人以旌其功傳曰物有本末事
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吾嘗論名實之辨而
有感於公故公能開彊闢土於不毛而不能勒勲
於銅柱使南荒之人感恩於肺腑而不能繪像於
公朝此公之所　者實　只所不能者名也是以
何武居官無赫赫名去　人皆思之蓋公之治貴
不顯而名自定是皆精誠實德有以動民之心而

不在於求名之迹者有以然也公之實蹟已昭著於宇宙雖紀之金石歌之聲詩未足以發明其萬一而公之名雖三尺之童亦知之又何待之揄揚而後顯哉然國人不起甘棠之詠似有愧於召公黃童不為騎竹之迎豈無慙於郭伋吾儕小人舍本逐末釣名干譽視公寧不愧邪邦人父老感公之德銘之琬琰以示不忘銘曰公實在巳公名在人巳既無慊人何足詢為政以德澤民以仁南方生齒親之若親遠人向化臣其未臣昔號難治公

來舉醇豐功偉蹟南詔西秦追之金石永示無垠

創大理文廟碑

趙傅弼大理路儒學教授

吾道與天地並穹窿而司乎覆者天也磅礴而司乎載者地也無聲無臭不識不知默然運乎其中者道也道之於天地故日月星辰協其行風雨霜露若其序山川草木安其常飛潛動植遂其性是皆聖人賛化於其中禮樂綱常彝倫風教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目燦然彪炳可舉而行此所以全天地未全之功傳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者是也錄此觀之覆天載地者又吾道之功歟雖然道固可以範圍天地非學校何以藏明斯道哉古昔聖時治隆於上俗美於下及周之衰學校之政不修吾夫子出振木鐸之音宣杏壇之教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綱維吾道於萬世者豈止言論文字而已哉厥後焚於秦火慘於儒坑況於學校者乎逮漢之興置博士求儒雅祀孔子以太守廣賢路以遊學唐武德中始建國子學立

孔子廟高祖釋奠焉其他三國六朝之典禮未有若是之盛者及五季不綱憲章律度或幾乎息矣繼而周程張朱之巨儒背項相望而出首尊孔道廟貌天下太極具圖白鹿示訓發前聖之所未言有王者作必來取法此吾道剥而復否而泰也洪惟天朝域混車書遐暨荒服靡不臣僕惟南詔龍馭親臨耿在帝心民必蠲其徭農必利其本軍必重其賞官守者必厚其俸有君如此臣忍負之至元乙酉之春雲南諸路行中書省議恐南方之人

逸居無教風聲氣習永流於夷毳繇是聞奏朝廷
令各路設教官建儒學帝嘉其言中奉大夫祭知
政事郝公分政大理觀山川之雄麗甲于西南寔
為是邦都會之地喟然嘆曰帝意美矣學校建矣
儒教弘矣惟吾夫子廟貌未興而宗師吾道者莫
知所自于是首析已俸延僚宋而集議之其誰曰
不然是時宣撫同知趙好禮檄使是邦力襄厥事
亦傾行篋以資其不足憲僉張貞貞外賈天佑與
焉卜廟地于省治之東未營之始荆榛塞途坎窞

沒脛公在心為志以身帥先卿士從庶民從以為
自古絶無而僅有者乃鳩土工命梓匠委前本路
經歷段興董其役遇荆榛而薙之坎窞而平之不
日而基乃成掄材陶瓦安礎植木大殿兩廡成于
乙酉之冬三門耳墻畢于丁亥之閏聖像堂堂從
祀穆穆每遇春秋二丁告朔既望僚屬學官諸胥
弟子環列于殿堂之下禮畢明經觀者如堵於戲
盛哉此王化自北而南也且南詔本衣牢夷之後
其為國也方處虛離人或聰達禮樂衣冠皆未得

其正也當今大理觧脩學廟使舊染之俗咸與維
新此嬴秦之所絶無漢唐三國六朝之所未見是
皆大叅中奉郝公之力也昔魯公之作泮官而詩
人頌之文翁興蜀學而史官書之此人情之所願
聞今昔之所喜談而樂道也傳弼學淺才踈路寀
命爲之記叙事之成職也義不可辭記之以銘曰
仰之彌高點山蒼蒼資之也深洱水湯湯迺作泮
宫厥位孔陽大叅郝公力為主張土工梓人躬親
較量乙酉之冬大殿兩廊丁亥之閏三門耳墻天

啓斯文萬古素王道由東魯教被南荒杏壇爰蔵
木鐸載揚聲名文物禮樂綱常昔吾未見今焉可
望使被氊裘化為典章儒行舉醇與進互鄉廟貌
之尊山高水長於燦灑掃悠久無疆

本朝

黔寧昭靖王祠堂碑　王景常

德足以昭三辰勲足以靖四垂故能翕張皇猷揮
霍幅員乘大化以控揣與天地而俱存生為人豪
歿為明神理之常也是以先王敉功以作　凡祀也

非惟褒德顯忠蓋亦示神而明之之誼焉若馬援之於漢張仁愿之於唐賽典赤之於元其人雖死其功烈在人千載一日語云大功必百世祀茲其近之有若黔寧昭靖王之茂實比之數公實有過焉尸而祝之斯古道也夫聖人作而大命集必生應昴降嶽之佐以開其休以邁相我家邦是豈偶然而已哉按王諱英字文英姓沐氏鳳陽之定遠人元季天下難作王在童穉喪所怙恃時

皇上龍飛鳳陽往拜于門

上奇而育之既長機敏過人數從征伐終日侍側無戲色亦無惰容弘量孝恭出于天性

上益奇之茲欲試以事壬寅授帳前都尉出鎮鎮江焯有聲績甲辰除廣武衛親軍指揮軍府肅然尋加昭勇大將軍廣信衛指揮使軍府益律戊申春正月

上即皇帝位改元洪武既定鼎命王從征福建禽元平章陳友定三月復王姓鎮建寧三郡三年陞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四年陞榮祿大夫同知大

都督府事時天下兵樞交壅治出聲生稱
上意旨
中宮尤屬望焉九年乘傳繇陝右抵熈河布德澤康
遠人事有不便更張以聞明年副寧河王總大兵
征蕃部西渡黃河略川藏耀兵崑崙轉戰千里俘
獲萬計班師論功封西平侯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階仍榮祿大夫勲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
鐵券勲在盟府若曰朕昔子汝無異汝父汝今世
有茲爵守乃宗桃以責乃祖父無忘朕命敬之哉

又明年八月拜征西將軍將兵征西蕃降元萬戶
乞失加三副使舒朶兒只阿烏都兒人卒二萬雜
畜二十餘萬平朶甘納隣七站地數千里十三年
以陝西兵征和林元國公脫火赤等略以集乃渡
黃河回賀蘭涉流沙偵報去穹廬五十里王分為
四翼自以驍勇衝其中堅銜枚夜薄其營脫火赤
愛足全部皆降明年引兵出古北口襲公主山長
寨平四郡過驢駒河鹵知院李宣還京副征南將
軍統兵征雲南繇辰沅出羅鬼攻普定下之攻普

安又下之轉戰而前元梁王栢匝剌瓦爾密以司
徒平章達里麻軍曲靖會大霧咫尺不辨兵壓白
石江兩軍相望征南欲濟王曰我軍遠來利在速
戰然步卒未集不若以計破之乃陳兵陽若渡者
遣奇兵從上流濟革山出其陣後為疑兵元軍見
之陣動王麾軍泅水元軍亦却陳我師既成列鎧
仗鮮明彼皆奪氣大戰自辰至晡蹀血膏野王率
鐵騎撞之出而復入生擒達里麻元兵大敗俘二
萬人僵屍相屬乘勝蹙之勢若拉朽梁王棄城走

自殺收其金寶列衛屯守諸部皆納款唯大理不
下王率兵攻之段世據龍尾關關險王分一軍夜
從間道登點蒼山襲其背黎明王擐甲執兵亂流
攻關關不守傳其城遂攻之城潰擒世永昌鶴慶
會川皆平間使下車里下緬不浹十辰雲南底定
夏王與征南分兵東平烏蠻餘寇諸部謂王師東
下復叛夷孽二十餘萬圍雲南城幾不支王聞以
銳師萬人馳救之虜拔營宵遁時曲靖永昌皆失
守王次第復平之事聞詔征南班師王留鎮二十

一年春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三月緬思　以
三十萬衆冦定邉東川廣西往往遥應之　諸
衛兵三萬禦之剋日會戰蠻用象王分軍　令
曰聞吾砲聲大衆齊入初風從賊來砲發[illegible]助
順乘風縱砲象皆股慄三軍夾擊之聲震山谷殺
其首將刀斯郎斯郎埋蠻師大奔斬獲萬餘人盡
獲其象馬軍實思倫發遂附秋七月東川平冬十
月廣西平誅者滿矣情俘五千餘人明年平越叛
阿資冬朝

京師錫宴
奉天殿賜金銀楮幣繒彩以萬計尋還鎮
上慰曰汝在鎮朕無西南之憂二十四年阿資復叛
王親擊之有
詔命王還鎮以僉都督何福為平羌將軍討之阿
資來降秋遣使招八百八百入貢明年夏王薨子
正寢軍民罷市巷哭計聞
上哭之慟追封黔寧王謚昭靖王在鎮十年初内訌
外攘人卒流亡内無宿儲外絶餉運王分軍墾田

九十七萬畝且耕且戰招撫携貳敬賢納士不吝
賚予民始知有生雖連歲用師而陽春煦育之意
常寓于霜露氷霰之中遐邇皆覩天日山川
草木相生懋豫與嘉賴之其功德之盛古所未有
也民戴念王不置合辭請于
朝建祠報可俾王之胤子今西平侯纂其任從民望
也又按祭法古之通祀者五曰法施于民曰以死
勤事王兼而有之載祀百世此其肇歟祠作于薨
之後二年十月乙未成于明年六月己卯凡為楹

若干行馬列戟不侈不踰遵憲章也既成享咸請
紀於石以垂無極因作迎享送神之詩俾歌以樂
焉
大明麗天萬國明赤符飛騰策六丁惟王翊運天降
精身薄日月騎斗衡坐張天弧攬攬搶助
帝駟伐基隆平氣壓崑崙盪滄溟出入星緯無留行
勁涉滇海縻長鯨長鯨既殲波浪腥龍蛇走陸殺
氣横噓陽吹陰孰敢嬰文經武緯光晶熒手揭元
會歸虞廷上騎箕尾為列星

帝錫侈封王黔寧河山帶礪勺漢盟堂堂遺像夾兩
楹神光夜夜飛爽靈盼蠻布瀉通杳冥棽麗颯沓
從兩旌倏焉如雲搏紫清八衝鏘然顏流鈴春秋
報事垂千齡

定遠忠敬王廟碑　　王直吉水人吏部尚書

古之人臣有大勲勞於國者生則疏爵以貴之於
其終也則必有廟祀之禮焉所以崇德而報功也
然非子孫之賢而能備其制成其禮者盖鮮矣我
國家之臣之有大勲者鳳陽沐氏其一也沐氏之

先曰黔寧昭靖王早受
太祖高皇帝罔極之恩長而奉命征伐功烈赫然著
在西土於是封西平侯作鎮雲南既薨而進王爵
享廟食長子春嗣侯薨而王繼之王諱晟字景茂
器宇宏深性質嚴重自少聰悟過人博通諸書喜
怒不形物我無間
高皇帝甚重之命為後軍都督僉事益祗勤不懈加
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俾襲侯封仍殿南服王
念夷性無常先王戡定之不易必有以大鎮撫之

然後能讋伏其心而各有寧宇先是諸夷逐麓川宣慰而分據其地乃請發兵討定焉正其封域而彊理之置木邦孟養孟定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干崖潞江灣甸大候者樂五長官司徵其貢賦有當數又置騰衝千戶所於潞江之西以臨之而諸夷莫敢不服

太宗文皇帝即位之初八百蠻酋出寇掠為邊患王曰是不可不治不治則將愈肆即以聞且發兵問罪而自率衆繼進及蒙自縣蠻聞王來皆退走王督兵窮追獲其酋戮以狥

上嘉其勇决賜白金降璽書勞勉安南叛朝命征夷將軍率師討之而以征夷副將軍印授王為左副俾率雲南四川諸軍分道而進王經野蒲伐山通道先驅入安南奪猛烈棚華關隘築堡駐師以造舟分遣諸將出宣光江口奪澳沕寺沙昇舟夜出洮水引兵泝流鏖戰富良江自旦達暮賊困稍引卻明旦將復戰王下令曰天兵伐叛當出萬全命盡括軍中舟聯為浮梁以濟師與大軍會合攻多

邦城柵破之遂擣東西都及盤灘困牧嚕江仙侶
等處所至如破竹賊不能支遂潰冦首黎季犛父
子窮蹙挈家屬走海上於是將佐皆集督率諸軍
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悉就擒械送京師安南平
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千九
百他物不可勝計還朝
上以王功多賜號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右柱國封黔國公食祿三千石賜誥券玉
帶金幣命子孫世襲旣大宴

上親製詩寵之還鎮是冬安南復叛推陳季擴為首
阮帥鄧容副之
上獨命王為征夷將軍以兵往伐師入其地季擴等
懼遁又安海島王追至占城境上擒送京師誅之
旣還富州蠻酋頑不供賦者累年有司亦請以命
王王左右皆曰此易與爾以兵急攻夷其地可也
王曰威服不如德服使人以禍福諭之蠻感悅即
遣子謝罪京師而盡輸逋賦蠻中怗然
仁宗皇帝嗣位以王勲戚之賢而久勞於外召至京

師命兼太傅待之禮益隆佩以征南將軍印遣還
王頓首辭讓
上曰朕託卿鎮靖一方此豈為卿重哉
宣宗皇帝及
太上皇繼統所以褒錫皆特厚正統初會川黎溪及
馬龍他郎甸諸蠻相繼作亂王皆命弟都督昂往
平之及麓川思任發反侵掠騰衝南甸諭之不下
事聞命王率兵致討師至潞江王諭諸將曰兵以
謀勝今逼瘴月豈用武之時然衆已集若賊畏威

服罪則當為請命於朝復諭之不從王乃命弟昂
及都督方政以兵進然尤以敬慎為戒王整兵未
發政等夜渡江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政乘勝獨
進遇伏力戰死時春已半王慮瘴發非利遂旋師
將駐金齒會有勑令還鎮息兵俟時而動至楚雄
疾作勢且甚謂弟昂曰吾父子兄弟受
朝廷恩大矣吾不能報爾素忠謹其勉率子孫篤盡
臣道以無負
國家又曰逆賊逋竄而偏將不返吾甚恨之爾毋忘

此冦言訖而逝王文武忠孝克纘先王令緒而在
鎮既乂敷布
天子仁義之澤以綏靖一方凡其言行施於父子兄
弟賔友僚佐之間未嘗違乎道德隆位重好賢容
衆記人之善忠人之過蠻夷干法不忍加誅諄諄
誨諭能改即止若用兵行師非遇有罪不輕戮一
人信賞必罰威行惠施是以將士用命所向有功
至於講武事脩戎器理屯田治城戍勤恤民隱興
利去害建學立師以教導其人使歸於善尤孳孳

不倦公事之暇手不釋卷進退從容有典有則凜
然仁人君子之風蓋所謂悅禮樂而敦詩書者也
至是薨人無貴賤愚良莫不哀慕正統四年三月
十八日也享年七十有二訃聞
上震悼罷朝恩恤尤厚追封定遠王謚忠敬而命子
斌襲封黔國公弟都督昂總其軍昂薨斌仍出鎮
雲南請于朝曰先臣紹臣大父餘烈受爵命膺綏
靖之寄效征伐之勞思竭力成功以報殊遇而未
克如志今蒙追錫王爵加以美謚寔與臣先大父

同此莫大之恩也臣顧如先大父立廟供祀享以
彰
上賜而畢臣志詔曰可於是作廟於昭靖廟旁制度
儀觀之盛足以致其孝經始於景泰元年八月初
三日而以景泰二年十月十五日訖工既備物行
禮而告諸廟矣將勒文以紀其成而黔國謝世
上念沐氏世勲且有世澤於雲南而黔國子幼以今
都督璘賢可以任繼述詔佩征南印仍總諸軍鎮
茲土蓋都督昂之孫王之從孫黔國從子也深惟

廟碑未建何以彰王之功德而成黔國之志乃因
金齒儒學教授余穀來京師屬予文予惟聖王之
制廟祀以報功德之臣蓋欲與國咸休厚之至也
王之令德豐功世濟其美廟而祀之蓋宜矣
國家有億萬年太平之慶王亦享無窮之祀奚可無
文以著不朽故為序次其事而系以銘俾刻焉銘
曰天佑
聖明篤生賢輔四征不庭混一海宇遂開雲南昭靖
之功師武用宣以啓王封世臣大家譽望赫奕忠

敬繼之克纘戎績弗彼炎荒瘴癘之區近悅遠懷
罔有不孚
太宗烈烈南交致伐風行草偃左衽之傑乃執其渠
至於海隅冉涉鯨波以詫天誅日旰夜匪躬用熙帝
載位與時升業以久大高牙巨毒所作鎮茲邦山川
邈遐千里相望皇闡大猷綸命旨至惠綏撫摩惟
一其視乃寢干戈乃正典常以此仁愛馴彼暴强
蠻或不恭敢肆無道緩其獮雉恢我文告飢則有
食寒則有衣是孰使然敷政具宜相維先世匹休

儷美仁義忠孝允作臣軌何天弗遺亟殞將星哀
此下人雨涕曷勝當宁悼嗟追錫顯爵加以美謚
先王是若作廟巍巍昭靖焉依命服煒煌穆穆令
儀春殷秋高以享以祀鼓鐘既設復有牢醴王之
格斯子孫之思亦軫民艱降福孔忙麗牲之碑磬
彼貞石載德有文垂耀無極蟠螭在滇穹龜負之
後百千年永之弗隳

重脩咸陽王廟碑　王臣 提學副使

世之廟食垂千百世而不絕者不於功必於德德

難知而功易見其宜祠之均也昔羊祜杜預之守
襄陽也祜以德預以功李氷文翁之治蜀也氷以
功翁以德見諸事業之大感於人心之深皆卓乎
莫之尚已然其所優劣可軒輕亦自較然矣乎惟
存於内者貞行於外者義巍然炳然合二者而有
之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盖有不隨死而磨
滅者矣若有元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賽公咸陽王
其殆庶幾乎王本諱瞻思丁為烏孫國師之後其
國言賽典赤猶華言貴族也至元甲戌王奉詔鎮

諸夷藩遂來滇南舉賢用能分職理務下車之初
以興學育才為先建文學蔵祀於二丁收置載籍
以示學者抵大理詢父老諸生利國便民之要博
採而力行之政聲大著南荒之人翕然嚮化由是
省徭役收散亡恤鰥寡備水旱災優禮賢士汰去
冗員置屯田以便攻守薄征稅以廣行旅飢寒者
衣食之流散者撫綏之凡興利除害之事靡所不
究又建省堂治驛館脩橋梁興市井百為之備而
民不知其勞十二年冬會蘿槃甸叛王往征之師

次蘿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王不可以理曉之越三日又不降諸將欲奮擊之王又不可務以德降卒有乘城進攻者王命縛之蘿槃主聞之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遂舉國降諸酋長各獻金幣奔走若不暇王遣郎中楊璉諭迤西和泥諸部皆望風而靡十三年冬遣使檄廣南谿洞時儂士貴及左江李惟屏右江岑從威等二千人各執土物納款廣中降者八十餘州籍四十萬戶東招靖江南開廣道不勞一鏃而底定十四年春

蒲甘遣大將釋多羅伯及裨將將士卒象馬以萬計冠金齒王命萬戶忽都總管段信苴等戰敗走之自是蒲兵不復敢犯初昆明池口淤塞水入垣市大田就廢王命所司巡行勸農俾張立道付二千役而決之乃有成王之偉績此其凡也比卒安南王遣使齊經為文致祭百姓號哭震野已乃請諸朝贈守仁佐運安遠濟美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咸陽王謚忠惠

大明有天下雲南入職方王仍廟食焉歲春秋二仲

郡守以少牢行事耿耿 伫哉嗚呼惟王綱以立其
志慥以振其氣仁以惠其民信以服乎遠忠以裨
乎治烈以媲乎古可謂 人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
特立者也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事王兼有之
矣又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王在之矣廟在會城
郡學之西歲久且敝隘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
桶赤白侈剥不治今鎮守御馬監太監金臺劉公
昶見之而心動言於前巡撫都憲雲間張公語樂
然相其為乃捐貲乃取課金之羨餘謀於總戎黔

國古濠沐公崑今巡撫都憲豫章李公士實巡按
侍御嶺南林公世士 暨三司長貳僉謂王昔在鎮
惟以教養安輯為事惠被於生人亦博矣是役也
誠不可緩乃斥大之視舊加宏麗水旱疾疫皆於
斯禱焉公可謂景行先哲興舉廢墜深知所以為
世勸哉且欲昭靈焯美垂之無極屬予文尤丁寧
焉予故考論其事碑而銘之竟公志也銘曰王昔
奉命治西秦陶民以義噩以仁甘棠餘愛千家春
遺黎口碑同琰珉帝遣南滇化夷氓詩書禮樂澆

漓醇邦人戴之父母親蠻夷信之蓍龜神挺乎廟
謨弼臣隣森乎功烈羅星辰犬羊蹜伏敢信信春
陽潑育皆旼旼酋王膳落拜望塵顧為赤子責國
珍表德旌勛優詔頻公秉躬圭儼冠紳鐘喧鼓考
籩豆陳諸侯佩玉來精禋王執玉鞭騎蒼麟龍旂
獸盾千百人旱施澍澤無邊垠疾應禱事無吟呻
王之博惠侔化鈞王之英爽如隅晨我歌樂章薦
谿蘋顧王世世庇滇人

雲南縣新遷文廟儒學碑　歐陽旦提學僉事

皇明有天下黜百家尊孔氏建學立教以風化羣黎
極天所覆無有遐邇雲南縣固有學距城之南幾
三里許縣與洱海衛比於城内而學獨宅於郊風
飄雨摧曠不可居弘治壬子春僉憲關中周君鳴
岐以分巡至大懼弗任迺議改圖卜吉於衛之左
方得隆址焉而直償其主請於奉
勑巡撫都憲華亭張公巡按侍御安成劉公僉曰宜
弋其亟爲之惟稱毋惲勞費檄下君以邉吉移任弗
克就緒僉憲廣安劉君允謙繼領道治圖之益急而財

無所出迺勸衛邑之殷富者惟其所願無論豐嗇
擇指揮周璧縣令陳輔俾掌其用出納惟明千户
張璽湯佐百户成璽李實俾領其工督率惟勤時
分守左叅政餘姚毛君應魁守備都指揮李君經
亦皆協賛罔異先脩正廟戟門及東西廡既成劉
君迺考定圖制自先聖以下四配十哲俱祀以像
兩廡從祀先賢先儒俱祀以主巍巍炳炳聳于兵
瞻明倫堂暨齋號廨宇神厨致齋之所次第改而
新之完美有加復以其餘力疏洱水以注于頖凡

百制作悉以規矩從祀靡一不備越明年癸丑冬
始克訖工用是師生各安所業衣冠絃誦濟濟洋
洋觀者歆嘆無間於耆艾風聲所及翕然率又教
諭王清謂不可無記以詔來者迺率諸生以告於
旦於戲聖人之道載在六經二帝二王所以教天
下者盡於此矣三千之徒惟顏曾二賢學得其宗
顏子造於博約之訓曾子悟於一貫之傳蓋仰鑽
瞻忽不可幾及而造詣之方不外乎致知力行致
其知者所以通古今達事變俾理無不明力其行

可所聞行所知俾善無不備知之既真則
行之既力則知之益深二者循循無間力
心融理會然後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
可以盡其大而無餘體用一源博約無間二
所以學爲聖人者其庶乎 諸子誦其法言
偲容儼然
臨之在上二大賢炙之在傍敬以持之而不
物欲志以帥之而不流於汚下優游涵泳日
將庶幾愚者可明柔者可強上不負
化下不負諸君子作興之功不然直觀羨耳
子何有哉旦以凉薄謬司文教故竊誦其所
而復繫之以辭俾爲師者知所以教爲弟子
所以學張公名誥字汝欽文章政事名重當
後學表率而
著焉劉君名丙字文煥明敏剛直所至以作
人爲事毛君名科劉君名讓周君名鳳應魁
以岐其字也蓋皆通今學古之士故爲政知
以李君名經馬君名鉉咸知重於學亦武中

之難得者其餘預有勞績者附其氏名於碑陰辭曰
皇明有夏道無二致泰山喬嶽師尊孔氏
皇明有夏弘敷五教化日光天無遺邉徼
惟茲故學邈于縣廓師生欽欷鞠爲荒落顯顯張
公允迪厥德扇揚文風惟民之則偲偲御史嘉謀
僉同迺嚴其令孔碩孔崇孰闢其基關中之周孰
廣其宇蜀中之劉卓彼二君天啓其衷氣義懸合
訖此全功樂有毛君允真允契亦有閻將崇儒重
義庶僚事事克勤乃職群黎子來讙呼効力圖方

規制惟劉是程工勤財業于焉落成節只有廟穆
只有堂源源類水縈帶門墻江山改觀里閈騰懽
斐然從乂罔蹈于奸惟恵無陋惟教無類物則民
彝於昭不昧師生朋友更相戒勵毋忝厥門自暴
自棄聖人有道六經悠載祖述憲章唐二六三代建
極曰中造善曰止誠明並進靡有終始詣之有路
匪蹊匪徑入之有門至中至正學到至處維顏維
曾衆星錯落仰斗彌尊賢哉回也三月其仁卓爾
之地一間之鄰厥初伊何博文約禮灼見真知躬

行實履唯哉參乎脉絡淵深啓我八窓萬境洞然
厥初伊何恪焉精察毫分縷析貫穿罔忒嗟嗟諸
子是矜是式匪故曷存匪志曷立　爲形役援弓
鴻鵠毋爲氣從溷流汚濁法天之健白玉　讐
之爲山日累月積苟迷其岐孰東孰西　其源
孰歸孰依知終而終知至而至顏曾可　則
是窮達一途物我一理舉而措之曰欠曰亡不扌
凉薄僭書所聞刻珉千載樹于儒門

雲南志卷二十六